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杜 涯 集

风用它明亮 的翅膀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性诗歌文

杜涯 著

风用它明亮的 翅膀

耿占春/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著;耿占春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7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杜涯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3-1803-2

I. 风… II. ①杜… ②耿…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613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5 千字 印张:7 $\frac{1}{2}$

印数:1—4,000 册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1803-2/I·1577 定价:13.60 元



1997年10月在郑州。



1980年夏，
读小学。



1997年10月，
在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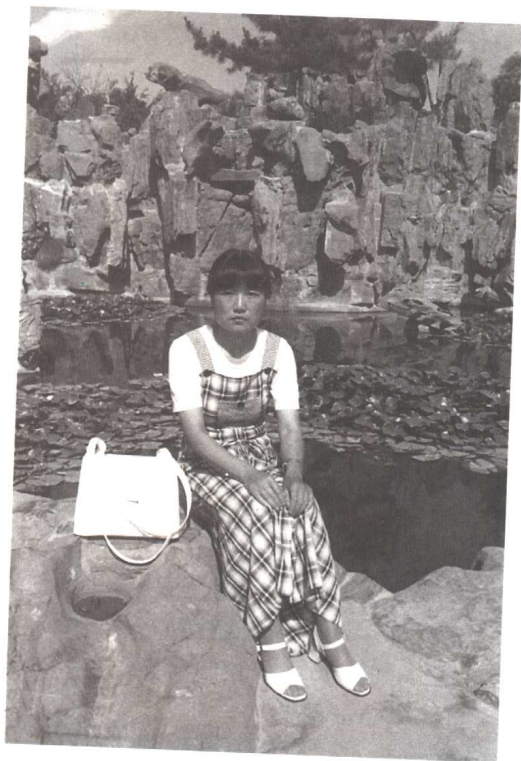
1996年11月，于
江南某书院。



1997年10月，
在郑州。



1993年5月，于住处。



1997年6月，为纪念
来郑州工作而照。

生命是美的,但生命又是疼痛的。我写作,因为那里面包涵着我对生命的理解。同时,“我写作是为了让时光的流逝使我心安。”

诗歌的最高境界也许和华美和色彩斑斓无缘。真正的诗歌应是无声的,是沉默。我写诗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到沉默。

杜涯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暗黑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

充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靈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 70 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 70 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 20 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延伸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

巨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只在赞美领域内才悲哀

耿占春

在当代诗歌文体试验或创新的复杂变化中,杜涯的诗歌文体与主题都显得相当单纯。然而仍具有悲伤的感人至深的力量。她拥有简朴、一致的诗风,和几乎是单纯不变的主题:对消逝的时光的回忆、对眼前的、瞬时即逝的现实的追寻。

比之丛书中的大多数诗人来说,杜涯的名字还鲜为人知。然而在读到过她的主要作品的一些诗人和学者看来,杜涯的诗歌已是独具魅力的声音。

谢冕先生在第一次读到杜涯的诗作时就给予了由衷地赞誉。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谢冕先生几次谈到杜涯的诗歌。他甚至随口举出一些篇目、章句,称赞其作品的感人力量和成熟的语感。

在与谢冕先生的一次关于杜涯诗歌交谈后,我曾想到了《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的一句话,他说:大部分诗歌是年轻人写给年轻人看的,只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同时也值得老年人分享的情感。这只是一个想法,杜涯还不是大诗人,我把“老年人”也只是理解为具有人世沧桑感的人,对生存经

验有着总是令人悲伤的体验的人。至少，杜涯的诗歌具有这种力量。我想，谢冕先生对杜涯诗歌的赞扬也主要地不是出于她对诗歌文体的探索，而是对人生的基本经验的表达。也可能是惮于“过时”之讥，也可能为“当代性”所迫，在当代诗歌中这一人生基调（至少始源于“古诗十九首”）倒是有点大音希声了。

对于杜涯来说，这个基本的、甚至有点单一的主题动机几乎永远是：时光的流逝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令人伤感的变化。她总是写到逝者、村庄，写到回忆，写到消失的春天与夏天，写到难以排遣的伤逝之情。

1. 童年、春天的声音和死亡

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悲哀的起源，它来自遥远的童年：诗人回忆道，在一个三月，一个晴朗的上午，一些野花已在路边开放，一些候鸟已经飞来了——

田野上刮着风。我和父亲
出门远行。我们走在路上
那一年我是五岁，田野上
刮着风

我牵着父亲的手，我们走上一段
栽着一些杨树 和小灌木的
漫长的斜坡。我们沿着土路

向着坡顶缓慢地 走

我听到 一种声音 自北面
而来,渐渐地
逼近了树木
这时我听到了旗幡在风中

忽啦啦摆动的声音
接着 坡顶上似乎有人“啊啊”地
喊了两声,又喊了两声,喊声里带着
无人回应的悲泣

那个上午,有一些候鸟
飞来了,田野上刮着
明亮的风。斜坡上
只有我和父亲

在这首题为《春天的声音》的诗作里,诗人一直循环往复地描写着那种“啊啊”的悲泣之声与忽啦啦的招魂幡的摆动,它们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春天的声音”。这里经验的真切性与可信即在于,无名的悲伤、被田野上明亮的风吹断的哭泣之声不是置于想象性的秋冬,而恰恰是三月,与路边的野花与天上的候鸟飞临同时,进入一个五岁的孩童心中。

后来我回过头,想看看是否真的
有一面旗幡,是否真的有一个人在

轻轻地悲泣地呼喊

这时我发现,我们已走下了斜坡

那时她并不知道莫名的伤感和恐惧将从此一直占据她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也不知道,春天的声音和死亡”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悲泣这古老的诗歌主题并非一定是泛泛的滥情。这里的节奏、语调都控制在“回忆”的沉静状态中。在具有叙事性的语境中,悲哀被节制着,又清晰地渲示着。

《桃花》一诗具有类似的主题与方法。它也仍然具有一个故事的外形:又是幼年、春天,又是父亲(和一群大人)带我到邻村给表哥上坟。但孩子的目光立即被村边满园的桃花所吸引:

当时我欢呼一声
一头扎进了桃林
那个上午,我在桃园中兔子一样
穿行着,桃花在我的头顶
开得绚烂而又宁静
猛然,我吃惊地站住
我看见父亲和那群大人
正坐在一座坟前,哀哀地垂泪
一堆纸灰被风吹得
四处飘散,然后像黑色的蝴蝶
消失在桃花间

欢乐总是过早地命定地碰见悲哀与死亡。孩子与死

者、桃花与纸灰、桃园与坟地，欢呼与垂泪，生与死总是这样并存、对峙着。它造成了诗人回忆的特征：总是美好与苦难参半、欢乐时光与悲伤之情并存的记忆。无论是《春天的声音》中无名的哀泣还是《桃花》里父亲的垂泪，都是一个孩童无力承受而又不可避免的人类痛苦。那永远不变的命运在一个人的道路上总是出现得那么突兀、残酷，在欢乐之时。

那个春天，我记住了桃花

还有纸灰 坟墓 大人們的泪水

令人悲哀的不仅是死亡，时光的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产生死亡。哪怕在完美的一刻。死亡有许多名称和隐匿的面孔：孤独、遗弃、和一切流逝之物。在《回忆一个秋天》里它是村中树叶的纷纷落下以及风。

在杜涯的回忆性的抒情作品中，总是从容地把叙事性成分融入抒情诗。甚至它主要由一种叙事过程构成。它对所涉及的时间、地点、诗人当时的年龄以及其他人物（主要是父亲）都有清晰的叙述。比如，她说：“那是一个下午，天空有着宁静的瓦蓝色”，以及“树林中有着榆树、槐树、柳树，还有十几棵高大的白杨。”用如此简单的、朴素的毫无雕琢的语言入诗，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一个诗人的成熟，显示了对诗的内在性要素的信任。

如此简单的语言也仍然具有着敞开一个空间的力量。简单的语言看来并不简单。它敞开了世界，“那时”又呈现现在我们面前：

这时，我听到了树木